





奏議類上編三  
國語文辭類纂十三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利大則利大

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

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

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

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

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

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文十三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

木蒙龍枝葉茂按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

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

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

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



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  
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  
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  
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  
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  
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  
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證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  
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以此當之  
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  
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  
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  
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  
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  
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  
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揚粵之



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傲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

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俟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入不本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



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竊按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



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徒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鼂錯論貴粟疏

鼂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此篇與臣開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

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爲孟堅所分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

文十三

五

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歟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

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



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  
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  
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  
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道而後馳猶時有銜轍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  
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  
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卷三

七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  
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  
下櫛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  
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效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  
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

輸而隄。領花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量不及久。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爲越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聞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

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



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竊按信陵君書請爲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顏者領願居前行者若領然與鴈行義異願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



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破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



僭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熒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



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



猛獸以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  
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  
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  
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  
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  
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相撻擊犯法  
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  
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  
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

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  
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  
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  
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  
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  
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  
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郭  
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  
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秬稻稷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鰓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文十三

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七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緇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纈鬪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十三

文十三

十六

合河蕭氏  
耐輝家譜

夫之彙流故以千里瀛海下留意察之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命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文十四

二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



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微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文十四

三

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單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  
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比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倏便爲寇罕羌未  
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  
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  
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  
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

文四

四

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  
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絲十年數  
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  
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  
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  
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  
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  
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石難入不解絲殺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羌以哱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  
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  
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瘥墮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  
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  
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  
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

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  
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  
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  
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  
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  
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  
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  
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  
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  
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  
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絲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  
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  
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  
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  
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  
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  
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  
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  
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  
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  
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  
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  
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  
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  
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  
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  
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  
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  
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  
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  
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  
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求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  
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

文四

八

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  
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  
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合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  
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  
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  
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  
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  
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



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  
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  
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  
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  
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廓相枕席  
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  
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  
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  
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  
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  
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  
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  
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  
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  
恤關東爲憂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此奏內密勿從事類師古注。郭龜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字為龜。龜則非是。爾雅音義。龜本或作龜。說文曰。龜古密字。禮記。龜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註。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密沒毀。嘗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常勝者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間雜用。以去疑為。主以災異為之。徵。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叻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及至周文開基

文十五

一

西郊雜選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躡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想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  
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  
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  
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  
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  
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  
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鸛

文十五

二

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  
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螻  
螽蟻蠱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  
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  
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  
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  
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



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絲上多疑心，既已用賢臣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廕廕，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誣，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開



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褻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宜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濫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奪欵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潛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顧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  
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  
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惡首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  
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  
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  
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  
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  
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于大宛  
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雷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  
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  
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 伯父云子政之文如  
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  
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



漢兩司馬劉子政楊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博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融適逸當爲第一災異封章次之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禩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

文十五

六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



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糲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侈儉之得失也



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槩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文十五

八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二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子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



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

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兩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



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以衰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甯孝景帝尤數率三

文十五

十

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  
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  
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狠數紆死亡之誅  
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  
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侂來以圖天文難以  
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  
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

文十五

十一

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  
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  
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  
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  
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  
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  
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  
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  
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  
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



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文十五

十三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于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

文十五

高

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稟按稚圭本學子善其語取人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夫然後可以配

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



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畱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破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木冒

文十五

五

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糞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



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媢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  
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  
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  
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  
成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  
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  
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  
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文十五

六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  
強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  
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  
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  
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  
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  
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  
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  
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  
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



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甘陳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

文十五

七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奏。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



造何足言也今灑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通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

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旣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灑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子雲此奏擬信陵諫伐韓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文十五

三

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宥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蹙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韻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

文十五

三

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斲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意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  
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  
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  
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  
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  
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  
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  
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甯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

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  
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  
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甯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  
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  
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婞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  
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旣定迺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  
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三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 出師表。

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度有逮者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諒

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二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古文辭類纂十五

文十五

五

合河蕭氏  
耐粹家譜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

文十六

一

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冒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爽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

文六

二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慢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  
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  
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  
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  
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  
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  
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  
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  
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  
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  
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文十六

三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  
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  
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  
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  
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  
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  
折中以爲殷祖立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  
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  
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  
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  
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  
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韓退之復讐狀。

右伏奉今日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



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間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



之牒鋪張對天之閔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有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闢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甯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駭復讐議。

海峯先生云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



救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鷲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文十六

七

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權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耶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戒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



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

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詔



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

文十七

三

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



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  
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遙求厥甯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  
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總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  
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  
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  
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  
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  
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  
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邪選用政事之臣  
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  
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

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  
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始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  
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欬其得人之  
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  
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  
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  
及正南而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  
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遣天下成功盛烈未及  
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  
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  
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



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

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籩齋囊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唵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



莫盛于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炮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工女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免置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

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之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世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



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控皇天所以親有德饗  
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一日萬幾之不可以不  
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闓遠崇侈循之  
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  
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  
擇

古文辭類纂十七

文十七

七

合河蕭氏  
詠粹家訓



奏議類上編八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茅順甫云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熙甯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司府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

文十八

一

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豪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玉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

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



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三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

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于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三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



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翁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總按此處有抵巇相傾習氣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諱改景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

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場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造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



甯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  
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  
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  
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  
之內何補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  
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  
凡所譬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  
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與修便  
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  
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  
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

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  
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  
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  
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改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  
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  
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  
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  
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  
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鳴而欲以廢五  
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  
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



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厯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

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



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剌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

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畱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可知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晉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費就賤用近易雖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

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王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



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于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

蘄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



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

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



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鼂錯尤號。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豈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

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



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  
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藉于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憶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  
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  
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  
深意流俗豈知羅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  
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

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  
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  
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  
紀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  
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  
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  
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  
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  
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  
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  
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



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于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



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古文辭類纂十八

文十八

古

合河爾氏  
列粹家訓





